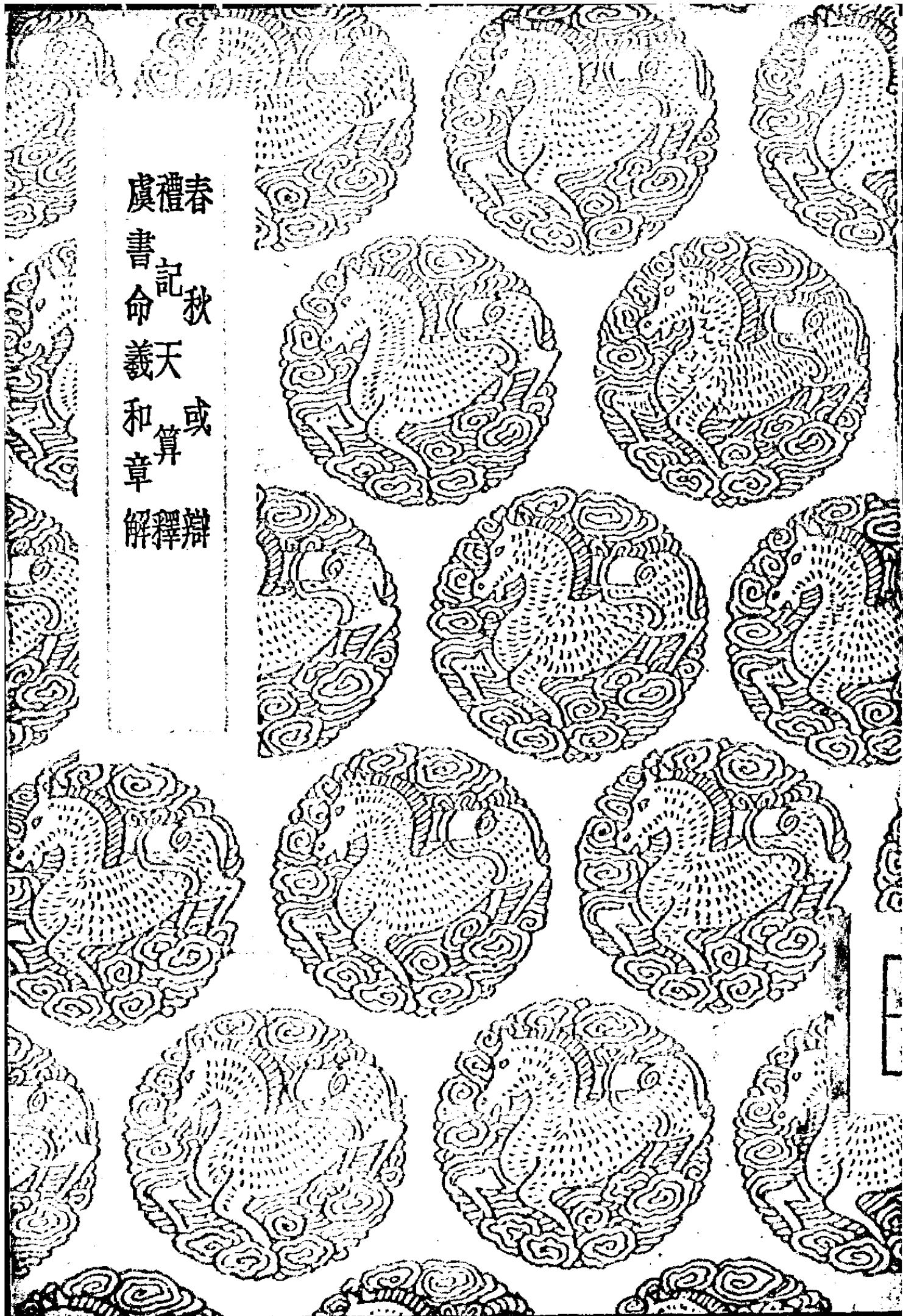


春禮  
秋記  
天或  
算辨  
虞書  
命義  
和章  
解釋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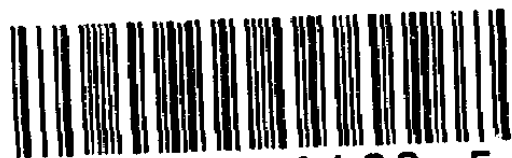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春 秋 或 辯



3 0649 1402 5

許 之 纂

春秋或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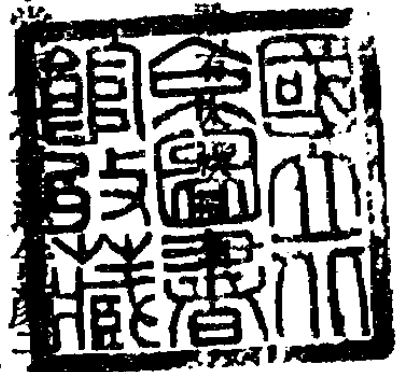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春秋或辯

許之獬廌之獬字直菴號蓮峯江南長洲人拔貢生官貴州餘慶縣學教

## 答客問商周改時改月

乙酉之夏。蓮峯許子處夫子之宮。炎天閒寂。讀書自適。或歷階而上。揖而言曰。孔子嘗行夏之時。豈非以顏子有王佐之才。使得君而仕。即可輔成王業。革周命。行夏時乎。許子曰。吁。是何言也。夫子不云。吾其爲東周乎。蓋夏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三代各取一義。至斯月。舉祭告朝賀之禮。以爲一歲始朔。其四時與月。原未嘗改。夫子之言。不過欲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卽其作春秋本意。非謂商周改時改月。何必革周命而後可行也。或曰。子謂周未改月。春秋春王正月。傳曰。周人以建子爲歲首。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其說非乎。許子曰。此胡文定之誤也。文定以周改夏之月。未改夏之時。夫子作春秋。乃移夏之時。以就周之月。若然。則春秋書春王正月。春王二月。乃夏之冬。十有一月。冬十有二月也。春秋書春三月。夏四月。夏五月。乃夏之春。正月。春二月。春三月也。春秋書夏六月。秋七月。秋八月。乃夏之夏。四月。夏五月。夏六月也。春秋書秋九月。冬十月。冬十有一月。乃夏之秋。七月。秋八月。秋九月也。春秋書冬十有二月。乃夏之冬。十月也。移夏之時。以就周之月。是周猶未改夏之時。而夫子改之。夫子既改夏之時。何故又以行夏之時語顏子乎。春秋大書特書曰。春王正月。正



083  
112  
2:1332

月。建寅之月也。若謂周改夏之月。未改夏之時。則二月爲冬。五月爲春。八月爲夏。十一月爲秋。與王制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一月北巡守。乘四時之盛德。各省其方者。全不相符。名實乖違。文義背謬。曾武王周公之聖。而有是制乎。若謂春秋改夏之時。以就周之月。則春分在夏。秋分在冬。夏至在秋。冬至在春。節候全差矣。名實乖違。文義背謬。曾孔子之聖。而有是經乎。子故曰。商周斷無改時改月之事。春秋斷無移時就月之事。此理本自明白顯易。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或曰。如子言。則春秋書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十月隕霜殺菽。若非改月。何以不書。十有一月。十有二月。而書正月。二月。又不書八月。而書十月。菽至十月。收穫已久。隕霜何至殺菽。十月隕霜。有何異事。而春秋何以必書也。許子曰。不然。詩云。三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蚤。正月藏冰。二月獻羔祭韭。將以啓冰而用之。聖人節宣天地之氣。裁成輔相。王政之一端也。若建子丑月。非藏冰啓冰之時。雖無冰。春秋亦必不書。惟正月二月。當藏冰之時。無冰可藏。啓冰之時。無冰可啓。實王政之闕略。見諸咎徵者。故春秋於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特書曰無冰。又於成公元年春二月。特書曰無冰。其書十月隕霜殺菽。必定公元年十月。餘穀收穫。惟菽未收。霜隕而殺之。春秋特書於冊。所以紀菽之不登。非紀隕霜太早。若建酉之月。則五穀未孰者正多。豈止於菽。而何以獨書隕霜殺菽也。況詩曰。十月穫稻。菽至十月始收。自是常事。夫復何疑。或曰。杜預注左傳。謂周人改時改月。荀崧謂丘明子夏造膝親授。薛方山謂卽夫子所稱左丘明恥之者。其言豈不足信。許子曰。夫子所言左丘明。與作傳左氏。決非一人。蓋夫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玩亦字語氣。何等推尊。何等謙讓。猶曰竊比。

於我老彭之義云爾。若作傳之左氏，尙未得與於七十子之列，豈可混爲一人。左傳文章，雖古今無兩，但昔賢謂其浮誇，子姑置勿論。或曰：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十二月輿梁成。孟子之言，亦不足信乎？許子曰：非也。孟子所謂王知夫苗，蓋專指麥苗言也。中原穀食，以麥爲主，猶南方以稻爲主，麥收於四月，種於七月，七八月之間，正麥苗發生之時，故春秋於莊公七年，書秋大水，無麥苗，矧黍稷菽粟之類，此時未熟者多，望雨正急，安得執南方之旱稻，以例中原之稼穡乎？如七八月之間雨集，若是夏之五六月，正陽氣極盛，大雨時行，不雨則已，雨則連綿滂霈，洋溢橫流，奚止溝澮皆盈，其涸也，豈可立而待乎？惟夏時之七八月，陽氣下降，天地氣肅，故水旋盈而旋涸，此等時事，愚夫愚婦，無不知之，豈孟子獨不然乎？其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言至此月而始成，夏令曰：十月成梁，用力以成之也。孟子曰：徒杠成，輿梁成，工夫成就也。輿梁，工役浩繁，約兩月之久而後可成，且成梁，梁成，文義各自不同，豈可混而爲一耶？或曰：夏書曰：怠棄三正，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皆有之矣，何獨至於商周而疑之？且禮經，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非其據乎？許子曰：三正各建，歲首之月，原亦稱正月，猶詩正月繁霜，四月亦稱正月之義。若謂月數與時俱改，則斷無此理。商周雖以建子丑月爲歲首，而武成稱一月壬辰，秦誓維十有三年春，一月建寅之月也。春，建寅月之春也。以建寅爲一月，則其餘月數，未改可知。十三年下稱春，則爲建寅月之春，可知。若周禮出最晚，昔賢謂後需附會之書，安可執以爲據？爰考豳風曰：四月秀葷，五月鳴蜩，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云云，周末改月明矣。或曰：公劉興於夏季，周公卽以夏之月紀公劉之事，非周不改月也。

許子曰。否否。詩曰。二月初吉。四月維夏。六月棲棲。十月之交。非周人之詩乎。詩爲周人之詩。月皆周時之月。一與夏令無異。周未改月。不益彰明較著乎哉。又小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周頌曰。維莫之春。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使非夏令之春。何以有遲遲之春日。萋萋之卉木。喈喈之倉庚。祁祁之采芣耶。使非建辰之莫春。麥何以將熟。奚有事於新畚。春服何以成。胡以浴沂風雩耶。周未改時明矣。魯頌曰。秋而載嘗。夏而福衡。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若改時。則福衡不必於夏。載嘗不必於秋。省耕不必在春。省斂不必在秋。冬日可不必飲湯。夏日可不必飲水。周未改時。不益彰明較著乎哉。或曰。周未改時與。月子固辯之詳矣。然則所謂周以建子月爲歲首。與夫子所言行夏之時者。究竟何居。許子曰。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商以建丑月爲歲首。故元祀三祀下。卽書十有二月。周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故十月終卽曰改歲。由是觀之。商以十二月紀元。周以十一月紀元。所謂周以建子月爲歲首也。孔子作春秋。斷以建寅之月爲歲首。每年先書春。王正月。其餘月數以次序書。所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正行夏之時之實。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豈若文定謂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月之說乎。或曰。胡傳豈無據乎。許子曰。商周改月之誤。始於序書之文。序文識見淺陋。非孔子所作明甚。孔安國誤信之。鄭康成據以箋詩。譌以傳譌。故胡文定據以解春秋。又疑月之起數與時不合。遂謂孔子移夏時以



就周月其意本欲牽合聖人行夏之時之語而不覺其非也。或曰：子於傳注皆不之信，惟以一己臆說妄解經文，不幾侮聖人之言乎？許子曰：吁，是何言也！學者讀書當據經以正傳，不當舍經而從傳。予惟以詩書孔孟之言爲斷，與春秋經文自相脗合，其理明白顯易，故其餘支論皆爲可廢，豈敢以己意妄解蹈侮聖之罪？文定惟信傳太過，致啓後人紛紛聚訟，莫知所從，其害豈不更甚？而子願以予之尊經者爲罪耶？吁，是何言也！是何言也！或始頰首唯唯而退，因識其言如此。

附考

隱公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傳曰：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桓公五年秋，大雩。左傳曰：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建卯月而郊，龍見建午月而雩，始殺建酉月而嘗，閉蟄建子月而烝，過則書。又襄公十四年，左傳：夏四月，晉悼公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甸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又定公四年，春三月，左傳：劉文公會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水潦方降，疾瘡方起，棄盟取怨，無損於楚。此傳皆時與月之未改者也。閔公二年冬，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曰：時事之徵也。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之龙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龙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注：冬十二月，闔盡之時，衣之龙雜，則有涼薄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此傳與注皆時與月之未改者也。

文公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左傳曰非禮也杜注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爲非禮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左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建巳之月慤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又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慤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由文十五年莊二十五年觀之則左氏所言周實未改月以六月建未月朔日食而鼓用牲於社故一則曰非禮一則曰非常見用幣伐鼓之爲非由昭十七年觀之則左氏引太史謂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是周已改月六月建巳月朔日食平子止用幣伐鼓之爲非夫均一夏六月朔日食旣以文莊之六月爲建未又謂昭公之六月爲建巳語無一定自相矛盾左氏何故悖戾乃爾吁自秦火之後雖周書周禮猶多贗作安知昭十七年之傳非漢儒改竄附會者乎

經桓公十六年冬城向左傳曰書時也經文公十二年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左傳曰書時也經襄公十三年冬城防左傳曰書時也經昭公九年冬築郎囿左傳曰書時也夫農務始於春而成於秋惟冬方可以用民力孔子曰使民以時正此之謂也使春秋所書之冬非建亥子丑月之冬左傳何以曰書時乎凡此之類皆左氏之確有可信者也惟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昭十有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等傳或爲後人改掇附會不可盡信

隱公三年。周鄭交質。左傳四月。鄭癸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麥熟於四月。謂之麥秋。禾熟於秋。謂之秋成。取者奪彼之物。據爲己有。卽兵法因糧於敵之義。是四月取溫之麥。爲建巳之月。秋取成周之禾。爲建申酉戌之月無疑。杜注乃曰。四月今二月。秋今之夏。禾麥皆未熟。取者蓋芟踐之。豈非左傳本明白可信。而杜預故曲爲之解乎。經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左傳曰。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蓋麥苗雖被水湮沒。而此時五穀之收穫者已多。故曰不害嘉穀。杜注乃曰。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黍稷尙可更種。將麥苗二字分釋之。殊爲穿鑿附會。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唐順之曰。杜氏謂周之夏爲今二三四月。雖旱必不爲災。何至焚巫尪。則周用夏時而爲五六月。

經桓公八年春王正月己卯烝。穀梁傳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胡文定乃曰。春秋非以不時書。此穀梁傳之可信。而文定不之信者也。

經九月大雩。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以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爲雩之正。以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雩之爲非正。可見雩必在仲夏。仲夏正雩。雨之時。若時窮人力盡。然後雩爲雩之正。秋九月雩。非雩之正。則周末改時與月明矣。

董子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曰。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

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又曰：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舉其偏者，以救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由此觀之，春日萬物發生，故曰春者，天之所以生也。若以建子丑月爲春，此時風氣，發栗烈，安得生育？夏日萬物滋長，故曰夏者，天之所以長也。若以建卯辰月爲夏，此時草木方萌，柔脆，寧遂養長，改正朔，謂以建子丑月爲歲首也。王者有改制之名，卽改正朔，易服色也。無變道之實，卽春夏秋冬四時與月數，仍無改易，所以順天命而循堯道也。董子深明天人之理，爲古今大儒，且係漢武初時人，其言若此，此以理推之，而知其無改時改月之事者也。

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秦二世二年下，卽書冬，陳涉所遣周章等，三年，先書冬，趙高爲丞相，繼書夏，章邯等戰數卻，後書八月，趙高欲爲亂，秦以建亥月爲歲首，故先冬而後春，始十月而終九月，是秦仍周舊，但以十月爲歲首，未嘗改時改月也。

又漢元年，先書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兵至灞上，次書十一月中，項羽果率兵西，次書四月，兵霸戲下，是漢仍秦舊，以十月爲歲首而未嘗改月也。

又十年先書十月淮南王黥布云云次書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夫先書十月是以十月爲歲首也次書春夏無事是以十月爲冬而以建寅至建未月爲春夏也次書七月太上皇崩是以七月爲秋也是漢仍秦舊原未改時也

又十二年先書高祖已擊布軍次書高祖自布軍至長安次書十二月高祖曰云云次書二月高祖使樊噲周勃云云又孝文帝元年先書十月庚戌次書十二月上曰云云次書正月有司云云次書三月有司云云二年三年皆先書十月次書十一月次書十二月次書正月三月四月又十四年先書冬匈奴云云次書春上曰云云又孝景帝紀皆先書冬次書春先書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次書正月二月三月四月等腐遷武帝時人以漢初之歷紀漢初之事俱鑿鑿可據漢仍秦舊以十月爲歲首原未改時改月則周以建子月爲歲首原未改時改月無疑此俱以事考之而知無改時改月之事者也

古詩十九首其第七首云玉衡指孟冬李善註曰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又楊用修亦引此詩以爲商周秦漢改時改月之證再古詩第十七首云孟冬寒氣至北風多慘慄諸家皆無註豈非以第七首之孟冬爲七月而此首之孟冬若仍註七月則寒氣至北風夜長等語俱說不去若直註建亥月之孟冬又與前註建申之孟冬自相背謬故不下註脚而以含糊了事耶獨不思漢書曰高祖十月至灞上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若云秦改時改月則十月爲建申之月也高祖十月至灞上是以建申之月至灞上也

又云。故以十月爲歲首。若漢又改時改月。以秦建申之十月爲歲首。則是以建申月爲正月。建酉月爲二月。以冬爲春。以夏爲冬。漢之孟冬。又當在建巳之月。而不在建申之月矣。有是理乎。須知漢書所言高祖以十月至灊上。實以建亥之十月至灊上。故以十月爲歲首。實以建亥之十月爲歲首。非更有所改易也。予又考漢書太初元年。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謂太初元年。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共議用夏正。以夏之正月爲歲首。非謂復以建寅之月爲正月也。其言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則商周秦漢。仍以建寅月爲正月可知。不言復以建寅月爲正月。則商周秦漢。原未改月可知。若此詩之第十七首所言孟冬。爲今之十月。孟冬無疑。其弟七首所言孟冬。爲建申之月無疑。旣以建亥月爲孟冬。又謂建申月爲孟冬。作詩者何故牴牾。乃爾。不知玉衡指孟冬。冬字乃秋字之訛也。後人泥周改月之說。牽強附會。誠不知所言。孟冬寒氣至者。又果何說乎。正孟冬。冬字爲秋字之訛。而詞義俱明矣。

封禪書。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夫不曰十月。而曰冬十月。則十月爲建亥之十月。原未改冬爲春可知。不曰以正月上宿郊見。而曰常以十月。則止以十月爲歲首。原未改十月爲正月可知。袁了凡先生羣書備考論曰。以歷法推之。昭七年。日食於豕韋之末。降婁之初。若周果不改月。自應食在二月矣。昭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鶉尾。今以歷推之。若不改月。自應在十月食矣。此不過象緯星歷家言。況自太初歷以後至今。不過千餘年。已經四次更定。中間差謬處頗多。安得執此爲據。且詩書經文。明白具在。不肯一信。而信此紛紛之論耶。又引豳風之詩曰。豳風謂七月流火。

十月改歲。此周人改時與月。又可考於詩人者也。嘻。先生博極羣書。何以明於遠而遺於近。索其細而忽其大也。七月之詩。自一之日至四之日。自四月至十月。一年之月。皆備。皆係夏正。先生一句都不信。獨引十月改歲。爲周人改時與月之證。殊不知詩止言改歲。並未言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與周人改時與月之說。有何干涉。而引以爲據乎。且旣謂周人改十一月爲正月。改十二月爲二月。改正月爲三月。又謂十月終卽改歲。則自正二三月。歷數至十月終。是周人一年。屈指止有十個月。每年竟少卻兩個月矣。尤可發笑。

余宰黔之餘慶。與學博蓮峯許先生交最善。因得讀其太樸園集。詩宗盛唐。古文似歐曾。而於辯證之學尤精。類劉原父。薛尚功。余所見南北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旣又出春秋或辯一編示余。余觀周末改時與月。前賢辯之屢矣。第謂時月竟未之改。吾夫子語顏子。以爲邦。何又曰行夏之時。私心懷疑久之。今先生著辯曰。夏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三代各取一義。至斯月舉祭告朝賀之禮。以爲一歲始朔。時月原未嘗改。夫子之言。不過欲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誠發前人所未發。一破千古之疑。一定千古之案。而余胸懷數十年之疑。渙然冰釋矣。余因益以服先生之學。考据精確。其言足羽翼經傳。有功聖門。匪獨文辭淹洽已也。爰泚筆而書其端。若此。康熙丙午夏。長洲蔣深敘。



釋 算 天 記 禮

撰 牧 廣 孔



禮記天算釋

本館據咫進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禮記天算釋

曲阜 孔廣牧

## 曲禮上

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

釋曰史記天官書東官蒼龍房、心、角、亢、氏、尾、箕南官朱鳥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西官咸池奎、婁、胃、昂、畢、參、觜、鱗、參爲白虎北官元武虛、危、營室南斗牽牛、婺女東壁錢氏大昕二十二史攷異云北方七宿不及東壁蓋傳寫失之今據補

招搖在上注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釋曰金氏鶚求古錄云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元戈卽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卽搖光也張平子西京賦建元戈樹招搖薛注元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爲盾薛以元戈爲矛招搖爲盾與史記星經互異今鹵簿中畫於旌建樹之以前驅李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稱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周禮司常日月爲常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若然

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三統麻譜。三辰之合于三統也。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則三辰謂日月北斗。大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金說與鄭注合。

王制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釋曰。甄鸞五經算術。禮記王制。國及地法。方千里者。自乘積實得一百萬里。方百里者。自乘積實得一萬里。一萬里以百乘之。得一百萬里。故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也。一萬里以三十乘之。得三十萬里。置一百萬里減三十萬里。餘七十萬里。故曰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也。方七十里者。自乘積實得四千九百里。以六十乘之。得二十九萬四千里。故曰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也。置七十萬里減二十九萬四千里。餘四十萬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方五十里者。自乘積實得二千五百里。以百二十乘之。得三十萬里。置四十萬六千里減三十萬里。餘十萬六千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

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釋曰。五經算術。方千里者一。爲方百里者百。積一百萬里。減九萬里。餘九十一萬里。故曰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方七十里。自乘積實得四千九百里。以二十一乘之。得十萬二千九百里。故曰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也。置九十一萬里。減十萬二千九百里。餘八十萬七千一百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方五十里。自乘積實得二千五百里。以六十三乘之。得十五萬七千五百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也。置八十萬七千一百里。減十五萬七千五百里。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注。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凡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

釋曰。孔疏云。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旣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藉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註之。

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卽云此經萬億者。卽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悉。未知孰是。故備存焉。今案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其實是八十一萬萬畝。蓋亦以萬萬爲萬億。惟八十萬萬一萬萬畝。語殊不詞。故方慙以八十下萬億二字爲衍文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釋曰。此古九章同乘異除之法也。西法謂之變測。亦謂之三率互視。梅氏文鼎三角法舉要或問篇云。互視之術。以同實而成其比例。卽此法也。孔疏未通鄭義。其言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尤疏。故陳澧禮記集說譏之。梅氏穀成赤水遺珍。以今步積比古田積。若古步積比今田積。一率今步積四千九十六寸爲法。二率古步積六千四百寸。三率古田一萬步相乘得六千四百萬寸爲實。以法除之。得四率今田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此所謂三率互視也。欽定禮記義疏。以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寸六寸。爲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九千六百尺。爲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爲今一畝之積。以方百畝之積爲實。以一畝之積爲法除之。

得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此所謂異乘同除也。一則駁難陳澹集說。一則卽用其五尺一寸二分之數。而所得皆同。竝與鄭合。至於求里法。赤水遺珍以古步八尺與百里相乘爲實。以今步六尺四寸爲法。實如法而一。得一百二十五里。爲今里數。近談氏泰禮記義疏算法解。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爲一率。古步六尺四寸爲二率。古百里爲三率。得百二十五里爲四率。簡捷與梅氏同。亦足與鄭注相證成。

###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注。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嫫臂而斗建寅之辰也。仲春之月。日在奎。注。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季春之月。日在胃。注。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孟夏之月。日在畢。注。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注。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季夏之月。日在卯。注。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孟秋之月。日在翼。注。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仲秋之月。日在角。注。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季秋之月。日在房。注。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注。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而斗建亥之辰也。仲冬之月。日在斗。注。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注。季冬者。日月會於元枵而斗建丑之辰也。

釋曰。成先生月令日躔議云。漢人演撰。不知日躔有歲差。故三統厯合于春秋。四分厯合于月令。僧一行日度議云。魯僖公五年。周厯正月辛亥。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日在牽牛初。今依其術推。

之。開元十二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半，上距僖五年一千三百七十八歲，盈差率得一得一十六度奇。僖五年冬至日正在牽牛初，與三統厯合。故漢書律厯志述劉歆之言曰：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極于牽牛之初也。開元甲子距劉歆作三統厯時約七百餘年，當差八度奇。冬至日在斗十八度。開元甲子距後漢元和二年作四分厯時六百三十九年，當差七度奇。冬至日在斗十七度。開元甲子距呂不韋成十二紀時約九百七十八年，當差十一度奇。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余據今實測，咸豐元年辛亥歲前，冬至日在箕初，上距魯僖五年二千五百五歲，冬至日在牽牛初，差三十七度。約六十七年差一度。魯僖五年距劉歆作三統厯時約六百六十歲，如六十七而一得九度奇，亦得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僖五年距元和二年七百三十九歲，如六十七而一得十一度，亦得冬至日在斗十七度。與大衍合。蔡伯喈月令章句本四分爲訓，劉昭續志注備錄其文。今以三統術校之。魯僖五年下距呂不韋成十二紀時約四百歲，差六度。三統術，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三統，驚蟄四分雨水，章句從三統，則月令立春日當在危十度。驚蟄當在營室八度。正與章句所云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合。四分厯，立春日在危十度二十一分，進二。雨水日在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三統，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中婁四度，春分。三統，雨水四分，驚蟄，章句從三統，則月令雨水當在壁八度。春分當在奎十四度。正與章句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合。四分厯，驚蟄日在壁八度三分，進一。春分日在奎十四度十分。三統，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

三統穀雨四分清明三統清明四分穀雨則月令穀雨當在胃一度清明當在昴二度正與章句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合四分歷清明日在胃一度十七分退一穀雨日在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三統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口度小滿則月令立夏當在畢六度小滿當在參四度正與章句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合四分歷立夏日在參六度三十一分退三小滿日在參四度六分退四三統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則月令芒種當在井十度夏至當在井二十五度正與章句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合四分歷芒種日在井十度十三分退三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三統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則月令小暑當在柳三度大暑當在七星四度正與章句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合四分歷小暑日在柳三度二十七分大暑日在星四度二分進二三統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則月令立秋當在張十二度處暑當在翼九度正與章句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合四分歷立秋日在張十二度九分進一處暑日在翼九度十六分進二三統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則月令白露當在軫六度秋分當在角四度正與章句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合四分歷白露日在軫六度二十三分進一秋分日在角四度三十分三統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則月令寒露當在亢八度霜降當在氐十四度正與章句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合四分歷



寒露日在亢八度五分退三。霜降日在氐十四度十二分退二。三統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則月令立冬當在尾四度。小雪當在箕一度。正與章句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合。四分厯。立冬日在尾四度十九分退三。小雪日在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三統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則月令大雪當在斗六度。冬至當在斗二十一度。正與章句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合。四分厯。大雪日在斗六度一分退二。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八分退二。三統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則月令小寒當在婺女二度。大寒當在虛五度。正與章句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合。四分厯。小寒日在女二度七分進一。大寒日在虛五度十四分進二。章句又自發其凡曰。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然則孟春日在營室。斥鷃。仲春日在奎。斥春分。季春日在胃。斥穀雨。孟夏日在畢。斥立夏。仲夏日在東井。斥夏至。季夏日在柳。斥小暑。孟秋日在翼。斥處暑。仲秋日在角。斥秋分。季秋日在房。斥霜降。後孟冬日在尾。斥立冬。仲冬日在斗。斥冬至。季冬日在婺女。斥小寒。與梅氏文鼎厯學疑問補云。問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議者以冬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不當仍爲建寅。其說然乎。曰不然也。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其以初昏斗柄建寅者。注釋家未深攷也。攷孔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矣。豈待今日而後知乎。然孔子但言行夏之時。蓋以孟春爲歲首。于時爲正。非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也。又案斗杓

之星距北極只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爲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之。斗杓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其斗杓所指之方位。原難清楚。故古人祇言中星。不言斗杓。蓋以此也。堯典祇舉中星。而月令兼言旦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又于堯典四仲月之外。兼舉十二月。而備言之。可謂詳矣。然未嘗一朝言斗杓指寅爲孟春。又攷史記律書。以十律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義。兼八風二十八舍。以爲之說。而並不言斗建。惟天官書略言之。其言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是則衡亦可言建。魁亦可言建。而非僅斗杓。夜半亦有建。平旦亦有建。而非止初昏。其言甚圓。以是而知正月之爲寅。二月之爲卯。皆一定不可移。而斗之星直之卽謂之建。固非以初昏斗柄所指。而命之爲何月也。鄭云斗建。蓋沿舊說之誤。

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注。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觶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

釋曰。月令日躔議。攷定四分日躔。合于月令。今依例以推中星。雨水三統。鶡鶩昏中星。去日九十三度。日在室八度。則昏參五度中。故月令云。孟春之月。昏參中。春分中星。去日一百三度。日在奎十四度。則昏鬼四度中。故仲春昏弧中。鄭云。弧在輿鬼南。清明中星。去日一百七度。日在胃一度。則昏星四度中。

故季春昏七星中。立夏中星。去日一百十五度。日在畢六度。則昏翼十七度中。故孟夏昏翼中。芒種中星。去日一百十九度。日在井十度。則昏亢五度中。故仲夏昏亢中。小暑中星。去日一百十九度。日在柳三度。則昏心五度中。故季夏昏火中。處暑中星。去日一百十一度。日在翼九度。則昏斗十度中。故孟秋昏建星中。鄭云。建星在斗上。秋分中星。去日一百二度。日在角四度。則昏牛五度中。故仲秋昏牽牛中。霜降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日在氐十四度。則昏虛六度中。故季秋昏虛中。立冬中星。去日八十九度。日在尾四度。則昏危八度中。故孟冬昏危中。大雪中星。去日八十四度。日在斗六度。則昏壁一度中。故仲冬昏東壁中。小寒中星。去日八十四度。日在女二度。則昏婁六度中。故季冬昏婁中也。立春旦中星。去日八十八度。日在危十度。則旦尾七度中。故孟春旦尾中。春分旦中星。去日一百一度。日在奎十四度。則旦斗十一度中。故仲春旦建星中。穀雨旦中星。去日一百十度。日在昴二度。則旦牛六度中。故季春旦牽牛中。立夏旦中星。去日一百十三度。日在畢六度。則旦女十度中。故孟夏旦婺女中。芒種旦中星。去日一百十八度。日在井十度。則旦危十四度中。故仲夏旦危中。小暑旦中星。去日一百十八度。日在柳三度。則旦奎二度中。故季夏旦奎中。處暑旦中星。去日一百十度。日在翼九度。則旦畢三度中。故孟秋旦畢中。白露旦中星。去日一百六度。日在軫一度。則旦觜二度中。故仲秋旦觜。觶中。寒露旦中星。去日九十五度。日在亢九度。則旦柳一度中。故季秋旦柳中。霜降旦中星。去日九十一度。日在氐十四度。則旦星三度中。故孟冬旦七星中。大雪旦中星。去日八十三度。日在斗六度。則旦軫十五度中。故仲冬

且軫中。小寒旦中星。去日八十三度。日在女二度。則旦氏七度中。故季冬旦氏中也。

孟春之月以立春。孟夏之月以立夏。孟秋之月以立秋。孟冬之月以立冬。

釋曰。春秋昭公十七年左氏傳。郊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麻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分至啓閉。少皞時已有之。據月令。知秦時亦仍八節。至漢太初麻始增爲二十四氣耳。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

釋曰。梅氏文鼎麻學疑問云。問傳言日月星辰繫焉。而今謂七政各有一天。何據。曰。屈子天問。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則古有其語矣。此其說不始西人也。西人之說。謂日月五星各麗一天。而有高下。旣各麗一天。則皆天也。雖有高下。而總一渾灑之體。於中庸所謂繫焉者。初無牴牾也。今案梅氏會通中西善矣。但據此說。似以禮記意爲日月星辰繫于一天。尙未精密。不知中庸亦與天問同。成先生古麻扶微錄云。泰西言天有九重。近儒謂古有是說。據楚詞天問。圓則九重爲證。余謂此在戴記已有之。月令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天也。日也。月也。五星也。十二辰也。而皆命太史司其行。是記文明言斯九者。各自有行矣。中庸亦云。今夫天。日月星辰繫焉。日月星辰而皆繫於天。是日月星辰之外。別有一天可知。然則九重之說。不獨非西人所搆獲。卽靈均之言。亦有所受之也。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注經紀。謂天文進退數度。

釋曰。金氏榜禮箋云。漢人不知歲差。晉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者萌芽於此。月令孟春。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蓋日行黃道。所躔宿度。驗之分至。歲有差移。司天者既隨時推步之。俾宿離不爽其度。又申其戒。令曰。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後世所謂歲差。古人固已深明其故。且不憚垂爲令甲。以示戒如此。厥後疇人子弟分散。其學不傳。漢時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則以初爲常之失也。經言毋失經紀。以初爲常。二語。文意聯屬。仲春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季春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季夏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孟冬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竝語意相屬。與此同。正義譌誤分釋。其釋以初爲常。謂舊所法。恒須遵奉。以爲常行。顯與經意違反。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曆。始用歲差。朝論不以爲然。後李淳風造麟德曆。復去歲差。不用。沖遠殆安其所習。遂有此乖刺之說耳。今案金說是也。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月令仲春昏弧中。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月令仲夏昏亢中。堯典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月令仲秋昏牽牛中。堯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月令仲冬昏東壁中。作月令時。以當時實測。較之堯典。知其不同。故有此令耳。

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釋曰。衛湜禮記集說三十九。王應麟玉海一。困學紀聞五。引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云。宿日所在。離月所歷。今案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

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宿爲日所在也。月離月令無文。漢書天文志。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戴氏震九道八行說。申其義曰。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麻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考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春分黃道裏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春黃道裏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

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青道。四年過半循二黑道。四年過半循二白道。四年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

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郊特牲。迎長日之至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雜記下。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

釋曰。書堯典。日中以殷仲春。且永以正仲夏。宵中以殷仲秋。日短以正仲冬。圓周算經。凡爲日月運行之圖。周七衡周而六閒。以當六月節。六月爲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漢書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晉書天文志。王蕃曰。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人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并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北一百十五度少彊。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彊。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

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北六十七度稍彊。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彊。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彊。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彊。南北處斗井二者間。值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彊。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欽定協紀辨方書。日出入之早晚。晝夜永短所由分也。而早晚之故。一由於日行之有內外。一由於人居之有南北。蓋日行黃道與赤道斜交。二分日行正當交點。與地平交於卯酉。地平上下之度相等。故晝夜適均。所謂日中宵中也。春分以後。日行赤道內。至夏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寅戌。地平上下之度。上多下少。故晝長夜短。所謂日永也。秋分以後。日行赤道外。至冬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辰申。地平上下之度。上少下多。故晝短夜長。所謂日短也。二分前後。距交不遠。黃道勢斜。則緯行疾。故數日而差一刻。二至前後。黃道勢平。則緯行遲。故半月而差一刻。此永短由日行之內外而生者也。至於人居有南北。則北極出地有高下。於是見日出



入之早晚。隨地不同。中國在赤道北。北極出地上。南極入地下。故夏晝長而冬晝短。自京師而北。北極愈高。則永短之差愈多。至北極之下。則赤道當地平。夏則有晝而無夜。冬則有夜而無晝。蓋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所居之地愈南。北極漸低。則永短之差漸少。至於赤道之下。則兩極當地平。而晝夜常均矣。赤道以南。與北相反。此永短由人居南北而生者也。

爲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

釋曰。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呂氏春秋季秋紀高注曰。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爲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爲秦制也。案秦以十月爲歲首。則當以孟冬之月爲始。今月令始於孟春者。蓋孟冬爲當時歲首所在。而孟春則曆元所起。曆家最重建元。故託始於孟春之月。此用顓頊曆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曰。曆紀始於顓頊上元。大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正月爲陬。而在立春之月。則以孟春爲正月也。顓頊曆元始於立春。而謂其月爲正月。故爲十二月之首也。而歲首則在十月。史記孝文紀。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曆。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方今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十月尙黑。以爲其言非是。請罷之。張蒼傳。張蒼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太史公曰。張蒼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絳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是顓頊曆正朔在十月也。然則月令以孟冬爲歲首。

以孟春爲月首。其用顯頌麻明甚。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注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

釋曰。正義曰。日窮于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于玄枵。從此以來。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至此月窮盡。還復會于玄枵。故云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者。謂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於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終。故云數將幾終。

### 曾子問

日有食之。

釋曰。閻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四書釋地續云。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謂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謂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垣。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江氏永鄉黨圖攷云。昭二十四年癸未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吾從老

昭助葬。遇日食之事。則適周宜在此年三四月間。但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梁氏玉繩史記志疑云。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時。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門從師。且生才十四歲。恐亦未見於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卽孫于齊。安所得魯君請之。鄭氏環孔子世家攷云。昭公二十四年二月丙戌。孟僖子卒。甫七十日。乙未朔而日食。僖子尙未葬。敬叔安能從夫子適周。昭七年。敬叔尙未生。昭二十年。敬叔甫九齡。定九年。孔子爲中都宰。不惟無藉敬叔之請車。而亦無暇適周矣。然則夫子適周。問禮斷在昭二十四年。而敬叔之從。傳聞之誤也。今案授時厯議。昭公二十四年癸未歲。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今厯推之。是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三千八百三十九分入食限。日食在晝。故記下文云。安知其不見星也。

禮器

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釋曰。自朔至望。凡十五日。而月光盛滿。故云三五而盈。自望至晦。凡十五日。而月光沒滅。故云三五而闕。鄭義近繆。凡前朔至後朔。率二十九日奇。此朔虛之所由生也。故厯家朔策極強。如漢鄧平大初厯。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極弱。如後漢劉洪乾象厯。二十九日餘七百七十三。皆無三十日者。朔策減半。卽爲望策。大率十四日奇。記言三五。言其大略也。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注。大明日也。祭義。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釋曰。大戴禮記。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史記。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夏紀。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宋書。天文志引。楊雄法言。五百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日乎。

### 玉藻

閏月注。閏月非常月也。

釋曰。公羊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孔疏據此。以證注義。今案。劉歆三統世經。文公元年。距辛亥朔。且冬至二十九歲後五年。閏餘十。是歲亡閏。而置閏。閏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又不告朔。故經云。閏月不告朔。言亡此月也。傳曰。不告朔。非禮也。據子駿意。謂經書閏月。譏其不當閏而閏。書不告朔。譏其當告朔而不告朔。公羊說非也。左氏元年傳。舉正於中。謂以無中氣之月爲閏。非謂天無是月。鄭注。非常月也。亦謂非歲歲常有之月。與公羊義別。正義援以釋注。失其指矣。

### 大傳

改正朔。

釋曰。孔疏。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周子般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般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

今案尙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其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芽。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三正也。史記歷書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漢書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初。日彙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而成青。後漢書陳寵傳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白虎通三正。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十一月之時。周爲天正。十二月之時。殷爲地正。十三月之時。夏爲人正。何休注隱公元年公羊傳。王正月云。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色尙黑。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色尙白。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色尙赤。宋書禮志高堂隆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皆正義所本。

祭統

六月丁亥。

釋曰。成先生關思室答問云。禮祭統。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案杜預春秋長曆。六月丁未朔大。劉道原誤與之同。今以周曆推之。上元丁巳至哀公十六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五。算外盈四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餘一千一百四十五。爲入紀年。如蔀法七十六而一。得積蔀一十五。命起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甲午十一。癸酉十二。壬子十三。辛卯十四。庚午十五。算外得己酉蔀不盡五。爲入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千一百七十五。如章法一十九而一。得積月六十一。閏餘十六。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百六十九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得積日一千八百一。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九。命起己酉。算外得周正月庚戌朔小。累如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得二月己卯朔大。小餘八百五十八。三月己酉朔小。小餘四百一十七。四月戊寅朔大。小餘九百一十六。五月戊申朔大。小餘四百七十五。六月戊寅朔小。小餘三十四。十日丁亥。義無可疑。

鄉飲酒義

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月者三日則成魄。

釋曰。白虎通日月。月三日成魄。魄說文作霸。月部云。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聲。

聲。周書曰。哉生霸。霸魄聲同義近。世經引古文月采篇。書召誥正義引作周書月令。三日曰朏。藝文類聚一引舊曆說曰。朏生於向日。魄生於背日。毛氏奇齡經問云。魄者霸也。晦月輪郭之開形也。月明闕。遞嬗。月朔則闕成而明生。月望則明成而闕又生。是生明必在朔。生魄必在望。然而生明之日。卽死魄之日。生魄之日。卽死明之日。其但稱死魄而不稱死明者。以明本月體。魄可死。明不可死也。特是生明死魄。斷在月朔。生魄死明。斷在月望。而明之始生。與魄之終成。乃反不在朔而在月朔之三日。則又有說。蓋朔名死魄。漢律曆志云。死魄。朔也是也。二日名旁死魄。言旁近死魄之日。書武成所云。一月壬辰。旁死魄。是也。望名生魄。律曆志云。生魄。望也是也。望之次日。名旁生魄。言旁近生魄之日。書武成所云。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是也。則是死魄生魄。從朔望始。乃尙書顧命以望日爲哉生魄。而武成又以朔之三日爲哉生明。哉者始也。夫朔既已死魄矣。朔之二日。則魄亦竟死。日旁死魄矣。魄死卽明生。明生卽魄成。豈有魄既死而明未生者。而乃越三日而始生明。以爲明之初生。必在朔日。而天下之見爲明。則必在三日。朔爲生之始。三日者。則明之始也。魄之初死。必在朔日。而死之至而成其爲魄。則必在三日。以魄在朔日。則死而未成魄。至三日。則明成其爲明。故魄亦成其爲魄也。蓋明開對舉。有生死必有生成。此生則彼死。一生則一成。故猶是三日。而由明言之。則謂之生明。由闇言之。卽謂之成魄。燕義與尙書可互見矣。正義謂明盡之後。不必定月三日。前月大則二日成魄。前月小則三日成魄。則古無以二日概三日者。若謂三日光微。故魄可見。則未弦以前。光總未滿。輪魄顯晦。豈可限日。今案毛

說會通尙書禮記及世經義論議明鬯。惟云死之至而成其爲魄。則必在三日。于義爲非。記言三日成魄。亦據人目所見言之耳。前二日未見其明。則亦不見其魄。至三日而其明見。其魄亦見。故曰三日成魄。非謂死之至也。正義曰。前月大則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本說文與麻理正合。毛氏譏之亦誤。如許孔義。是成魄不定在三日。記言三日者。據通率言之也。





解章和義命書虞

撰 釗 曾

庚書命義和章解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虞書命羲和章解

南海 曾 釗 冕士撰

羲和一章實歷學之祖。其言歷象日月星辰，卽後世恆星七政各有一天之說所本也。其言測中星以定分至，卽後世歲差之說所本也。其言寶餞，則後世里差之說所本也。其言敬致，卽定氣之說所本也。其言日中永短，卽準北極高卑以分晝夜漏刻多寡之說所本也。顧治經者或於歷學未詳，而術士又不通經，遂以諸術爲西士創獲耳。近世戴東原氏最精此學，其著書補傳，猶以五星爲唐虞所未及測。餘子又何論焉。爰不揣固陋，輒爲說而詳證之。至於六職之分，四宅之地，因夷之解，古今紛如者，亦以己意刺取古義爲之注，并爲之疏，非敢謂有當經義，聊抒所見云爾。

乃命羲和。〔注〕馬融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鄭康成曰：羲和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釗謂：乃命重難其命也。天地二官爲四時摠攝，故鄭重命之，寵異於四時之職也。〔疏〕馬融至地官。○見釋文。馬意以六卿分職，堯時已然。按服虔注左傳云：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周禮大史疏引〕賈公彥申之云：服君之意。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大史之職。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据此則堯時有六卿，服意同馬矣。楚語云：少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

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正說此經命義和之事。揚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故馬云。義主天和。主地也。或謂下經云。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與地事無涉。是又不然。按周禮地官司徒職云。以土圭測日景。是測日亦地官所與知。又云。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之名物。鄭注。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若然。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二者相繫。故地官亦與知日月之交會也。或謂歷象與地官無涉。斯不攷矣。○鄭康至賢者。○見周禮疏序。按允征序云。義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則義和當爲官名。子孫世守其業。以官爲氏。歷代既遠。子姓必繁。未聞皆命。獨命六子。故知其賢也。○釗謂至命也。○說文云。乃曳詞之難也。公羊宣八年傳云。乃者何。難也。注。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月葬其君。是乃爲重難之詞也。孔疏云。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故云。乃命。是孔以乃爲繼事之詞。今不從。以己意刺取古義注之。稱釗謂。所以別前馬。鄭之說也。○天地至職也。○下經仲。叔皆云。分命申命。此經命義和獨否。故知爲寵異之。周禮象天立官。以冢宰爲五官之摠攝。堯分陰陽四時。以天地摠攝四時之職。故不同也。欽若昊天。〔注〕欽。敬。若。順也。言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說文曰。昊天。元氣昇昇。〔疏〕欽。敬若順也。○史記堯本紀云。敬順昊天。史遷受古文說於孔安國。史記錄書。多以訓詁易之。是敬順卽欽若之故訓矣。○言順至天也。○此何承天集上歷法表文。後世歷法愈密而愈晦。如十二重天及月輪大於地之類。每推究於不可知之處。不知治歷所以明時。無取乎人所不能知也。況天垂象。人所共見。何難知之。有乎。順天以求合一言。與此經義最合。○說文至昇昇。○按五經異義云。今尙書說。卷曰昊天。古尙書

說元氣廣大則稱昊天。靈按尙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據敕四時，故昊天不獨眷也。是許君不從今文說矣。說文云：春爲昊天。又云：元氣昊昊。蓋今文說本爾雅。古文說合書義，故說文兩存之。今注尙書用其後說。歷象日月星辰。〔注〕歷數象法也。星五緯星辰二十八宿也。列宿爲經星，日月五星之行皆用其度分以紀之。然列宿亦右行，故與七政相磨而差生焉。治歷法之以求差積，此順天之實也。〔疏〕歷數象法也。○此史記義也。歷數爾雅釋詁文，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象爲法則之意。○星五緯星。○此鄭注大宗伯義也。按孔傳以星爲中星，戴東原氏書補傳亦云：堯典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謂星辰，同乎堯典。孔穎達云：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其說得之。五緯至後代推測漸詳，唐虞時恐未及此，卽推之不失，亦非正年歲攸關，何以與日月並稱七政乎？今不從者，詩女曰雞鳴云：明星有爛，東門之楊云：明星煌煌，是下民以明星爲候也。又周語云：武王伐紂，歲在鶉首，星在天龍。劉歆三統術謂星辰，冬至伏于大龍之首，若然，古人以五星紀候明矣。戴何以云孔說得之乎？漢書律歷志云：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旣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統，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于三統，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熒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歲星，土合于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又云：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蔡邕天文志亦云。

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然則五緯與日月並爲步歷攸關其法已古故鄭注舜典以日月五星解七政也戴乃謂五星不得與日月並稱七政新不察之論矣○辰二至實也○左氏昭七年傳云日月所會謂之辰周禮春官馮相氏二十有八星疏云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于其星卽名宿亦名辰故云辰二十八宿也孔疏以列宿爲不動此云列宿亦有行者按明史天文志云最上爲宗動天無星辰每日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曰列宿天次曰填星天次曰歲星天次曰彗星天次曰太陽天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自恆星天以下八重皆障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梅氏勿庵算書云居七政之上最近大圓最遠於地者爲恆星最近於地者爲月以視差言之與人目遠者視差微近則視差大故恆星之視差最微以太漸增至月而差極大也以行度言之近大圓者爲宗動天所擊故左旋之勢恆星最速以次漸遲至月而爲最遲右移之度恆星最遲以次漸速至月而反最速若然列宿亦東移矣後世觀象求差之法僅求于日躔以爲太陽周天微有不足不知非太陽之周天不足實則列宿東移爲歲差之根但唐以前術家未之知孔氏沿其誤耳陶唐治歷測日測月測星又測辰雖無歲差之名而已具歲差之法此其術所以爲愈簡而愈清也敬授民時〔注〕民時民事之時春秋傳曰時以作事授民時者依歷授民以事也伏生唐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

〔疏〕民時至之時○按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彼注正取此經

教授民時解太史中事故選取以注此經中時也。○春秋至事也。○左氏文六年傳云。罔以正時。時以作  
事。事以厚生。民生之本於是乎在。彼時亦謂民事之時。故引之。而申云。授民以事。○伏生至賦之民。○此  
大傳文也。禮記月令正義引攷靈囿亦有此文。但小異耳。分命義仲。〔注〕鄭康成曰。仲。叔亦義。和之子掌  
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釗謂。分。別也。既命義。和主天地。又別命義仲爲春官。秩宗也。  
〔疏〕鄭康至伯乎。○見周禮疏序。鄭意上經義。和是義。和之子字曰伯。故以此經仲。叔爲亦義。和之子也。  
知仲。叔爲字者。儀禮士冠禮三醮辭曰。伯仲叔季。唯其所當。是仲。叔皆字也。仲。叔既掌四時。無容伯獨不  
見。上經義。和掌天地。則爲伯可知。但經不言伯。鄭知義然者。伯爲適長。繼世掌天地之官。故但稱義。和。而  
爲伯之義。自見也。○釗謂至宗也。○分別。說文八部文。知義仲爲秩宗者。周禮疏序引鄭注分命仲。叔云。  
官名。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禮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是鄭以義。和六子爲此六官  
矣。但彼總引茲分采之。又約其詞。故不稱鄭康成曰也。案下經樂后稷。契司徒。伯夷秩宗。皋陶士。禹司空。  
鄭注云。勸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是作司空卽作共工。舜時冬官名司空。堯時  
名共工也。若然。下經共工方鳩僝功。是堯時共工爲冬官。今和叔又爲冬官者。鄭注彼云。共工。水官名。其  
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堯末年。義。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黷兜。共工更相  
薦舉。然則彼共工在堯末。與堯元年命義。和。摺竹書固不相妨。若稷。司徒。秩宗。士之命。更在舜時。尤與堯  
無涉矣。宅嵎夷。曰暘谷。〔注〕宅。居也。嵎夷。東夷也。暘谷在朝鮮。暘。日出也。日直其地而出。故名暘谷。〔疏〕

宅居也。○此史記義也。熹平石經作度。惠戴諸儒多從之。江微君尙書集注云。宅度字同。引禹貢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降丘宅土。風俗通亦作度爲證。似爲有據。但下經寅賓。卽是度景。此何得云度耶。宅古作尾。與度形近。遂書作度。其實義當爲宅居也。○嶠夷至暘谷。○後漢書東夷傳贊云。宅是嶠夷。日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茲用其義也。案其傳云。昔堯命羲仲宅嶠夷。日暘谷。蓋日之所出也。下又云。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据此則朝鮮爲嶠夷地矣。禹貢雖指謂青州跨有東海。朝鮮亦其域內地。其說甚確。說文云。嶠夷在冀州。江氏以爲冀當爲青字。蓋傳寫之譌。義或然也。知暘谷在朝鮮者。說文云。日初出暘谷。登榑桑。湯卽暘。今本史記暘谷。索隱云。舊本作湯。淮南子地形訓云。暘谷扶桑在東方。是暘谷與扶桑近矣。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前漢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應劭注云。樂浪古朝鮮國。若然。暘谷在朝鮮審矣。寅賓出日。〔注〕寅敬賓道也。出日初出之日也。日初出度其景識之。若道之行然。故曰賓。義仲測日出。和仲測日入。互文相備。〔疏〕寅敬至日賓。○此史記義也。測景之法。於平地立八尺之臬。日出之時。景在臬西。則畫識其出景之端。日入之時。景在臬東。則畫記其入景之端。周禮考工記。匠人所謂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是也。此羲仲度景識其出以至於入。與迎而導之使行相似。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謂出接賓導之入。擯與賓古通用。故羲仲度景出謂之賓也。經不云日入者。東方見日早。校西方幾差一時。則其入之早。亦差一時可知矣。因其見日早。可以測里差。故以出日立文。其實羲仲度出景。未嘗不度日入之景也。平秩東作。〔注〕平當讀爲辨。辨別也。秩當作豳。次敘



也。周禮曰：辨其敘事。鄭康成曰：作生也。釗謂：東方蒼龍房位，其規仁，好生不賊。故曰東作。〔疏〕不當至別也。○鄭注周禮馮相氏引作辨，惠徵君九經古義云：說文云：采，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采，與平相似。于部云：古文平作采，孔氏襲古文，誤以采爲平，訓爲平和，失之。今從惠說者，惠與鄭引合也。○秩當至敘事。○說文云：秩，積也。鬯，爵之次弟也。虞書曰：平鬯東作，是古尙書本作鬯也。段大令尙書撰異云：鬯，許君以會意說之，曰：爵之次弟也。爵與豐同爲禮器，故其字从豐，弟會意。秩，許君以形聲說之，曰：積也。从禾，失聲。引詩：積之秩秩，是則用爲次序之義。二字皆屬假借。近人云：鬯其本字，秩其假借字。漫改秩爲鬯，好古而不通其源也。按段謂鬯假借字，非也。說文序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類。令長是也。蓋令从△，尸，本訓號令。長从兀，从七，本訓久遠，而用爲令丞官長字，與號令長遠義不相蒙，故爲假借。推廣之，則祖爲始廟，而用作祖道，渾爲渾流，而用作儀器，爲爲母猴，而用作猷爲，侯爲射侯，而用作公侯，皆其例。若夫鬯本義爲爵之次弟，凡次序字皆可用鬯，此亦如出爲草出，而凡出入皆用出，生爲草生，而凡生死字皆用生，老爲人老，而老特老馬亦用老，考爲壽考，而父考亦用考，初爲裁衣始，而通訓始，宏爲室宇大，而通訓大，於字義爲引申，六書之例屬轉注。段乃謂之假借，豈確論乎？近人所云鬯本字，秩假借字，其實非誤，茲從之。故云秩當作鬯，次序也。史記作程者，案詩：秩秩大猷，說文作猷，猷从戠聲，戠从呈聲，是程秩皆鬯之聲近假借。周禮曰：辨其序事，春官馮相氏文彼注引此經云：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爲，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是鄭以此經辨秩解彼辨序，以作僞成易解彼事也。故還引之。○鄭康至東作。○鄭注見

孔正義，釗謂以下引尙書緯以增成鄭義也。蒼龍，故書作春龍，據御覽案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此云春龍房位，春疑蒼之譌，故臆正之。春主木，木之性仁，仁之德好生，青帝執規以司春，故云其規仁好生不賊。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注〕鄭康成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疏〕鄭康至齊也。○見周禮挈壺氏疏，古法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又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尙書緯謂刻爲商，據此則晝漏不止五十刻矣。乾象歷云：春秋晝五十五刻半，夜四十四刻半，蓋蔡云五十六，鄭云三商，皆舉全數言之，其實日出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夜五刻以裨晝，所謂朦影也。歷法相沿，皆如此。鄭云漏齊，與諸歷不同者，以經云：出日，下云：內日，是以日見爲限，又經云：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是日中，宵中，卽爲測二分之法，二分以日夜分得名，若晝五十五刻半，夜四十四刻半，何得名分乎？鄭以漏齊言之，此歷理之精也。自唐以來，歷算皆用恆氣，惟冬至用定氣，以今年冬至與明年冬至之算折半之，爲夏至，四分之爲二分，如此則分常先後天二日，西術測黃道與赤道交，日當其交處，乃置二分，其法校密，近世江慎修氏發明之，其說甚詳，然愚以爲黃道赤道皆後起之名，太虛中本無黃赤道也，未見儀器之人，以此語之，反滋疑惑，究不如卽天象以求天行，以日出至日入若干時，又以日入至日出若干時算之，時刻平分，卽命爲二分，夫人皆知之，安用陽律陰律紛紛之說乎？此堯典首歷，所以爲最簡而精，鄭注亦至明切，惜乎治此學者，徒爭西中之法而不知察也。○星鳥至之方，○見豳風正義，尙書攷靈曜云：春

鳥星昏中。彼注云：鳥，朱鳥，鶉火也。分野略例云：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於辰在午爲鶉火，鄭以鶉火解星鳥，最確。蓋堯時日在胃末昴初，故初昏七星中，七星鶉火次也。中星據正午言。孔正義云：仲春日在奎，糞而入於酉地，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未，是朱鳥七宿皆見。孔不知歲差，以月令解堯典，誤也。○殷中也。○見釋文。爾雅釋言云：殷，齊中也。此鄭注所本。春秋仲月皆云殷，猶今法言二分黃道與赤道交，厥民析。〔注〕散布在野也。〔疏〕散布在野也。○呂氏春秋仲春紀耕者少會，高誘注云：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尙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彼散布正解析字，故用之。鳥獸，華尾。〔注〕華尾，當讀爲字微。字，任娠也。春時鳥獸懷任未著。〔疏〕華尾至字微。○此史記義也。說文序云：字者，華乳而多，論語微生高。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是古字。華微尾通用，故讀從字微。○字任至未著。○虞氏易屯六二注云：字，任娠也。國語魯語云：鳥獸孕，章昭注：謂春時。又云：鳥獸成，章注：謂立夏鳥獸已成。周語云：搜于農隙，章注：春田曰搜，搜，搜擇也。禽獸懷任未著，搜擇而取之。云夏時鳥獸成，則春時字微爲懷任而未著明矣。未著卽是微也。申命義叔。〔注〕江良庭云：申，重也。齊職官儀曰：堯命義叔爲夏官司馬也。釗謂：唐虞時夏官蓋名朕虞。〔疏〕江良至馬也。○申，重。爾雅釋詁文：齊職官儀引見藝文類聚：齊職官儀五十卷。齊長水校尉王珪之等撰。彼知義叔爲司馬者。周禮疏序云：鄭注：夏爲司馬。又云：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以後代況之，則義叔爲夏官，是司馬也。○釗謂：至朕虞。○案舜典云：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俞曰：益哉。帝曰：兪，咨益，女作朕虞。孟子滕文公上云：舜使益掌火，火於時爲夏，故周禮夏官有司燹，則是舜

時益爲夏官。此一證也。名其官爲朕虞者。商度山林之利害。卽周禮夏官職方。山師。川師。原師諸職。與地官之山虞。澤虞不同。知者。孟子云。益烈山澤而焚之。是必知山澤之利害而後能焚之。若山虞。澤虞。惟爲之屬禁。不掌辨其利害也。此益爲夏官之二證也。舜命益云。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若訓順。周禮夏官有服不氏。掌畜二職。皆掌教擾鳥獸。擾亦馴順也。此益爲夏官之三證也。然則唐虞時夏官名朕虞。不名司馬。伏。鄭皆云。司馬。蓋以周官況之耳。其實周以武得天下。故兵刑分官。兵以馬爲重。因名其官爲司馬。唐虞以揖讓治天下。故兵合於刑。秋官掌之。而夏官命名。取乎虞度山澤利害。擾馴鳥獸。不使逼人而已。與周不同。故劍謂唐虞時夏官蓋名朕虞也。云蓋者。以一家之說。不敢質言。故稱蓋以傳疑。宅南交。〔注〕南稱交。今尙書說謂之大交。蓋卽交趾地也。鄭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靡滅也。〔疏〕南稱至大交。○史記律書云。午者陰陽交。故曰午。今俗亦云五月天地交。五月於辰爲午。是午有交義也。南位午。故云南稱交。書傳云。中祀大交。霍山。書傳爲今文。故云。今尙書說。○蓋卽交趾地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孔傳云。夏與春交。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嶠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不疑也。其說甚確。故從之。但其字作趾。似尙惑於郭景純脚脛曲戾相交之說。案書傳元祀代。注。元。始也。始祭代氣於泰山也。東稱代。中祀大交。霍山。注。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仲祭大交。氣於霍山。南交稱大交。秋祀柳穀。華山。注。柳。聚也。幽都。宏山。祀。注。宏山。恆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據此則陽谷。柳谷。幽都皆因東西

北而名。豈南獨否乎。且交脛之說。始於劉欣期交州記。合驗其民不然。鄭注王制云。足相躡。臥則僂。案僂臥不獨南方。應劭漢官儀說交趾之義云。始開於北。遂交於南。以爲子孫基趾。雖其義未盡。尤亦可見當時字實作趾不作趾矣。南交又名交趾者。趾之爲言止也。交趾爲交之極。南言南交至是而止也。水經注引書傳南撫交趾。是幾時南垂極於交趾矣。○鄭康至滅也。○南與北對。北曰幽都。故知南曰明都也。今無之。故云摩滅。古者書以漆書於策簡。久相摩則滅。其理或有然也。平秩南譌。〔注〕譌當作爲成也。謂琳盛也。唐傳云。南方者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釗謂南方任養之方。養種物使琳盛。故曰南爲。〔疏〕譌當作爲。○史記索隱云。爲依字讀。是史記本作爲。則書亦作爲可知。○成也。謂琳盛也。○淮南子天文訓。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注云。爲成也。茲用其義。但嫌與下經西成相亂。故以琳盛申成之。知然者。說文成。从戊从丁。又云。丁夏時萬物丁實也。漢書律歷志云。大盛於丁。豐琳於戊。是成本有盛義。史記成山。漢書作盛山。古字成盛通。○唐傳至南爲。○南任同聲。禮記明堂位。任南蠻之樂也。說文云。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皆以任訓南。毛詩燕燕傳。任大也。夏時物假大琳盛。此南稱爲之義也。敬致曰永星火。以正仲夏。〔注〕敬致。致其景長短之極也。於夏言也。冬可互見矣。鄭康成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長也。釗謂星火。心也。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正猶定也。〔疏〕敬致至見矣。○馮相氏注。冬至景丈三尺。夏至景尺五寸。致長短之極。以爲日至。至者至其極也。若景非極長極短。不得謂之至此。二至用定氣之說所本也。歷法之用定冬至者。以太陽冬盈而夏縮也。所以然者。黃道圍與日輪天

不同心而黃道心卽地球心是日輪天與地球不同心也。心既不同則日行距地近遠不等。距近卽行疾疾則所行之度過於平行而爲盈。每冬月一日計行一度一分有奇。以較平行盈二分矣。距遠卽行遲。則所行之度不及平行而爲縮。每夏月一日計行五十七分有奇。以較平行則縮二分矣。平行度分。新法以天度計爲五十九分八秒有奇。故二至相距平氣與定氣每差二日。漢以後歷家皆從冬至起算。但日景未長極而命爲冬至。於理不可。於是何承天一行輩推冬至取諸晷景。而冬至乃得諸實測焉。然一行獨於冬至用定氣。而二十三氣仍用恆氣。江慎修氏據西法辨其誤甚確。愚謂一行蓋未攷諸堯典耳。堯典於夏言敬致。則該乎冬可知。然則西土定氣之說實爲中法所固有矣。○鄭康至長也。○見孔正義。案馬融云。晝漏六十刻。夜四十刻。鄭不同者。蓋馬據地中而言。鄭據南交而言也。中國在赤道北。夏日行北陸。故晝夜長短。因乎北極出地高下。北極出地下。則晝短夜長。出地高。則晝長夜短。元史天文志。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若然。南交在衡岳南。北極當更下。明史云。廣東極高二十三度。以極移十度。漏差四刻計之。廣東校衡岳北極下二度。故晝五十五刻也。漏刻準乎北極。此南北里差之說所本也。○釗謂至定也。○攷重瞳云。主夏者心。昏中可以種黍。彼正說此經中星。茲從之。江長庭徵君據正義云。馬融。鄭某以爲仲夏之昏。心中采爲馬說。今不稱馬融曰者。案鄭志答孫皓問云。日永星火。此謂大火。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尙書云。舉中以冒焉。又每巨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詩七月正義又引此經注云。星火。大火之屬。則鄭不以星火爲心。有明文矣。正

義馬鄭並稱是馬義同鄭鄭解火爲大火則馬亦謂大火可知矣然則正義心字實爲火字之譌徵君不能辨而引爲馬融說誤也但馬鄭既皆不解爲心星今必知爲心也堯時夏至日在七星故初昏心中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傳云大火心也唐志引大衍日議云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迹則彼大火與此星火爲一云正猶定也者謂定夏至厥民因〔注〕因襄也說文曰漢令解衣而耕爲襄〔疏〕因襄至爲襄○卒陶謨云思日贊贊襄哉釋文引馬注襄因也是因襄義同引說文者以因襄於經義未顯故引說文申成之知說文義與經相當者襄从毆聲毆亂也一曰空毆段懋堂注空毆蓋充塞之意然則解衣而耕謂農事空毆耕治勿勿與蓋勤於耕者解衣猶勤於事者袒裼也鳥獸希革〔注〕革猶皮也希當作稀疏也鄭康成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疏〕革猶至皮見○玉篇革皮也說文無希周禮注希或作翬是希爲翬之重文非稀疏之義故云當作稀稀疏說文禾部文鄭注見詩斯干正義分命和仲〔注〕命爲士〔疏〕命爲士○此約鄭義也秋主刑和仲理秋政故知命爲士宅西〔注〕鄭康成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八充山〔疏〕鄭康至充山○見後漢書郡國志注史記五帝紀集解引作兌山蓋寫者誤合二字爲一也案漢書地理志隴西郡西下注云禹貢曠冢山西漢所出鄭君注經地理多用班志是鄭意謂班所稱曠冢山今人謂之八充山矣曠从番番从采采讀若辨與八聲近冢與充近山名以聲近而轉故八充亦謂之曠冢若兌則與曠冢聲絕遠何由相轉耶鄭不云曠冢而引俗稱之八充者西縣之曠冢實非禹貢之曠冢禹貢曠冢在梁城不在雍西縣注云禹貢曠冢乃班氏之誤蓋時呼八充山班氏以聲近附

會爲蟾家。鄭君知其非，故不云蟾家山，而據時人入充山之稱名也。曰昧谷。〔注〕昧當作柳。江長庭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谷也。〔疏〕昧當作柳。○唐傳秋祀柳穀華山，是伏生本作柳。吳志虞翻傳注引虞翻別傳云：翻奏鄭注尙書遺失四事，一曰古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甚遠不知蓋闕之義，是作昧者乃鄭注本也。案說文云：昧，爽且明也。从日未聲。古者聲義相從，字從日從未，是日未出暗昧時也。故明堂位鈞命決皆云：昧，東夷之樂。若然，昧是東方日未出之象，與日入不相涉矣。此經上云宅西，下云內日，故知不作昧。當從柳爲正也。○江長至谷也。○江脫本周禮縫人疏，但彼是引唐傳而申之。唐傳作柳穀，故彼亦作柳穀。江注此經採用之，改彼穀爲谷，故但稱江長庭曰：不云周禮疏也。寅餞內日。〔注〕餞，馬融本作淺，云淺，滅也。滅猶沒也。釗謂滅沒皆盡也。內當作入。日入盡時，敬識之，無餘景也。〔疏〕餞，馬至沒也。○見釋文及集韻。馬蓋讀淺爲賤，書序成王既賤奄，鄭注云：奄既滅，是以滅訓賤也。馬嫌訓淺爲滅，於日入之義仍未顯，故又以沒申明之。○釗謂至景也。○此亦申成馬注之義。滅盡，說文水部文：沒，盡。孔安國注鄉黨文：內日，五帝紀作日入，內入古字通。禹貢：內錫大龜。史記作入賜，是其證也。凡度日之出入，所以測里差。若日入尙有餘景，則差積不密，推節朔及日食皆差矣。故必候日入盡時識之也。平秩西成。〔注〕西方者秋。秋爲收成，故曰西成。〔疏〕西方至西成。○案四方配乎四時，西爲肅殺之方，故禮記鄉飲酒義云：西方者秋也。秋三月於辰直申酉戌。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以酬酒。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據此，則秋三月皆有成義，獨於仲月言西成者，舉



中以見餘月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注〕孔傳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宵，互相備。鄭康成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也。虛，元武中虛宿也。〔疏〕宵夜至相備。○宵夜，爾雅釋言文。春言晝漏而夜漏見，秋言夜漏而晝漏見，故云互相備。○鄭康成宿也。○見周禮挈壺氏疏及詩豳風正義。元武，淮南子以爲獸名，北方宿也。虛二星上下如連珠。孫炎爾雅注云：虛在正北，正義說以月令云：堯時虛實在巳，非是。堯時仲秋日在大火，嫩營之口在巳，虛則正午，與月令異也。厥民夷。〔注〕夷，悅也。年豐則民和。〔疏〕夷悅至民和。○夷，悅，爾雅釋言文。云年豐則民和者，約桓六年左氏傳文也。彼云：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是言收成報告之事。和與夷悅，其義一也。仲秋民夷者，詩豳風八月其穫，所穫者多，則心夷悅也。史記作其民夷易，易亦悅也。詩彼何人斯，我心易也。傳云：易，說說與悅古字通用也。鳥獸毛毳。〔注〕毳，讀若選。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疏〕毳，讀至器用。○此採用說文毛部文也。古聲義相從，故讀若選，卽以選爲義。知選爲器用者，周禮司常有析羽全羽之旌，中車王后有重翟厭翟之車，地官舞師有羽舞皇舞，考工矢人設羽，皆以羽爲器用之事。但唐虞質，惟舞羽見於東晉古文大禹謨及賈子旬奴篇。如荀子、墨子、韓子、淮南說苑，皆云舞千戚，無舞羽之文。餘無文，然禹貢荆揚皆貢羽，則其用廣可知矣。此必經師相傳之說，故說文據之。申命和叔。〔注〕命爲司空。〔疏〕命爲司空。○此亦約鄭義也。宅朔方。〔注〕朔方，北方也。位直子，今之朔州蓋是與。〔疏〕朔方，北方也。○毛詩采薇傳文也。爾雅釋訓云：朔，北方也。毛蓋用爾雅義。○位直至是與。○周禮職方，正北曰并州，案其蔽澤，卽漢之代郡。淮南子天文訓云：王

子代故云位直子也。云今之朔州蓋是與者。朔州隸山西朔平府。知卽爲此朔方者。案毛詩采薇傳云。朔方近獫狁之國。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又云。單于之庭直代雲中。顧祖禹方輿紀要云。朔州戰國時趙地。秦爲雁門代二郡地。漢屬定襄雁門二郡。後漢屬雲中雁門二郡。後魏爲懷朔鎮。遷洛後爲朔州。據此則後魏字其地曰朔。蓋因古朔方名矣。其地與單于庭相當。故毛以爲近獫狁之國。所謂國獫狁之國猶云單于之庭。詩正義以之國屬朔方。讀誤。但漢地理志有朔方郡。朱子嘗據以說詩之朔方。今不從者。朔方郡中部渠搜禹貢云。昆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史記云。西戎析支渠搜大戴五帝德篇云。鮮支渠搜氐羌若然。彼朔方在西北。非經之朔方明矣。漢朔方郡屬縣。惟廣牧縣地。今屬大同。餘皆屬陝西榆林府。古之雍州域也。然則漢名爲朔方何也。漢郡長安。故以其北爲朔方。若魏之所謂北。轉在長安東北矣。安得仍名朔方邪。此漢朔方與堯朔方所以名同而地異也。但年代久遠。一家之說。不敢質言。故云蓋云與以存疑義。曰幽都。〔注〕幽都在雁門之北。北稱幽都。幽闔都聚也。〔疏〕幽都至之北。○此高誘淮南子地形訓注也。誘自序云。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又云。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案盧君卽盧植。則其注有本自植者矣。云幽都在雁門之北。其言鑿鑿。當必有所受也。○北稱至聚也。○北稱幽都。鄭注唐傳文。幽闔都聚也。亦地形訓注文。平在朔易。〔注〕在察也。朔易當讀爲伏物。言冬時萬物伏藏也。〔疏〕在察至藏也。○在察。爾雅釋詁文。朔易。史記作伏物。索隱云。案大傳作伏物。太史公據之而言。然則今本大傳作朔易。蓋後人改之耳。云冬時萬物伏藏者。大傳云。北

方者伏方也。萬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故曰北方冬也。此即說伏物之義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注〕鄭康成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昴，白虎中宿也。〔疏〕鄭康成至宿也。○見詩七月及本經正義。案馬融云：日短則晝漏四十刻，今鄭云四十五刻者，據朔方所測也。朔方極出地四十五度，晝漏當三十八刻。鄭云四十五刻，則并朦影言之，但常法朦影五刻，此獨七刻。又日永注云：晝漏五十五刻，不數朦影。日短獨言朦影者，蓋中國在赤道北，地南則赤道距天頂近，太陽正升正降，其度徑地北則赤道距天頂遠，太陽斜升斜降，其道紆，故愈北則朦影之刻分愈多，多則言之，愈南則朦影之刻分少，少故略之也。云昴，白虎中宿者，白虎西方宿大名，西方之宿凡七，昴在第四，於七宿爲中，故云中宿。堯時冬至日在虛之六度，初昏昴直正午。厥民與。〔注〕鄭康成曰：與，內也。〔疏〕鄭康成至內也。○見文選赭白馬賦李善注。案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奧，孫炎注云：室中隱奧之處，是奧爲室中至隱也。冬時民避寒入此室處，故鄭云與內也。言內，明民析爲在野外。鳥獸氄毛。〔注〕氄，當作毳，毛盛也。〔疏〕氄當至盛也。○案說文云：毳，毛盛也。虞書曰：鳥獸毳毳，是許君所據書作毳，不作氄也。故云氄當作毳。秋云毛盛，冬亦云毛盛者，秋言可選爲器用，是羽毛盛，此毛盛則是毳毛盛，以自溫者也。帝曰咨，女義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注〕咨，嗟暨與也。期，當作祺，復其時也。十日爲旬，歲，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皆死，故曰歲也。主肅曰：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釗，謂閏餘分之月也。定，當作正，氣朔有盈虛，正之以閏。

然後四時正。歲歷成也。鄭康成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疏〕咨嗟至日也。○咨，嗟，暨，與，皆釋詁文。期，既文作祺，云復其時也。茲用其義，并從其字。故云期當作祺。十日爲旬，亦說文勺部文。王肅注見正義，云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言三百六十六日也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陽一日行一度，故云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四分日之一作全日通五日，是六日，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言之也。○釗，謂至時事。○閏，餘分之月。說文門部文，知有餘分者，以中數之，三百六旬有五，日有餘，以朔數之，實三百五十四日有餘，是一年餘十一日不足也。所以然者，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爲一歲，一歲二十四氣，通閏分之一，一氣得十五日，二十四氣分得三百六十度，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更分爲九百四十分，以五乘九百四十，得四千七百分，四分度之一，以四因九百四十，得二百三十五，以二百三十五通前四千七百爲四千九百三十五分，二十四氣分之氣得二百〇五六二五。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九百四十分度之二百〇五六二五，每一時六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三七五。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除之，餘二百九十三七五，以四乘之，積一千一百七十四八，是廿四氣通餘四日一千七百四十八分，又以日法九百四十而一除之，是餘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也。謂之氣盈，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日一日行一度，自合朔以來，離其所二十七度有奇，則月距日亦二十七度有奇，越二日，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

九十九而與日會，是爲合朔，別爲一月，十二合朔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十二月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而一除之，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以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前三百四十八日，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謂之朔虛，歲以三百六十日爲常，氣盈者以三百六十準之，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朔虛者以三百六十準之，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合十二月之氣朔計之，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積三十二月，得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分，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餘二十九日一十二分，借來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八十七，卽成一月，於是察其中氣所在，在晦則後月置閏，在朔則前月置閏，故云閏餘分之月，若當閏而不閏，則中氣差入後月，積九年而春爲夏，十七年而四時皆反，故必正之以閏，而後四時正而歲功成也，但二十四氣之名，始見於逸周書，蓋晚周歷家所創，以爲推步依據，其實唐虞時祇推分至啓閉而已，然漢以來，步歷皆用此術，茲故仍之，云定當作正者，據史記也，鄭注見公羊隱元年傳疏，分爲春秋分，至謂冬夏至，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謂之八節，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注〕允，信，釐，飭，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興也，旣命羲和治歷，又以此命之者，天地四時六職，爲六官之長，故終命以飭其屬也，〔疏〕允，信，至興也，○皆本史記，允，信，釋詁文，釐，飭，易噬嗑象傳，注，工，官，毛詩臣工傳文，庶，衆，績，功，咸，皆，熙，興，皆釋詁文，○旣命至屬也，○知百工爲羲和之屬者，舜典，納于百揆，史記作入于百官，是唐虞時官百也，經云允釐百工，則百工爲其屬官可知。

# 跋

右虞書命義和章解一卷。國朝南海曾釗撰。按釗字冕士。拔貢生。官欽州學正。阮文達公督粵時。學博首以經學受知。文達公開學海堂課士。士之通經自學博始。初設學長八人。學博與焉。其所輯楊議郎著書一卷。異物志一卷。交州記二卷。始興記一卷。已入五集。是書得諸學博哲嗣。乃由潘緒卿相畀者。亟爲付乘。學博作書之意。謂義和一章。爲後世恆星七政各有一天。諸說所本。學博已自言之。而所言戴東原書補傳猶以五星爲唐。虞所未及。測則東原之誤。可得明焉。蓋東原以五星爲唐。虞所未及。測者。據正義約鄭君麻象日月星辰注。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不言五星耳。不知鄭君注以齊七政。實顯言七政。日月五星。則正義約鄭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容可鄭言二十八宿以兼五星。知者以大宗伯職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而知之也。使鄭亦思唐虞未及測五星。其麻象日月星辰。但有二十八宿。不兼五星。則五星爲唐。虞所未識。何得以五星與日月爲唐。虞七政乎。東原知其難通。轉謂五星不得與日月並稱七政。以難鄭。然則春官大宗伯職日月星辰。何以同爲實柴之祀也。有以見東原之不然矣。書中言陶唐治麻。測日測月測星又測辰。其術愈簡而愈清。又言卽天象以求天行。以日出至日入若干時。日入至日出若干時。算之。時刻平分。卽爲二分。安用陽律陰律紛紛之說。堯典言麻最簡而精。如此之類。持論極爲明快。意學博知治經者畏麻學難明。特舉其易明者引之以進於麻學乎。噫。學

虞書命義和章解 跋

博之善教也。同治元年長至令節。同邑伍崇曜謹跋。



三十年五月五日  
該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選

種二他其及辯或秋春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本書校對者  
黃董競雲  
生還)

G一五九〇上

平





33
14
1332